



原鄉好藝 · Native and Creative

## 梭子當彩筆

里山織色纖維工坊織女何珍襄

Shuttle as a Paint Brush – Awayi Silun, Weaver of the Seediq Fiber Art

文／吳姿瑩 Wu Tzu-yin · 圖／何珍襄、黃誼甄 Huang Yi-chen、吳姿瑩

在進入南投縣親愛村的「松林部落」之前，映入眼簾的是彩色石子堆疊成的入口意象，拼寫著「Pulan布蘭部落」，另一面則是早稻（香糯米）和段木香菇圖樣，寫著「伊娜谷」。「松林」原名為「布蘭」，意指祖靈應許的新生之地，日治時期日人引進香糯米早稻栽種，在濁水溪上游幾處試種，品質與香氣都不若布蘭部落，因此布蘭部落生產的香糯米，成為進貢日本天皇的極品，部落更名「伊娜谷」，即日語稻子（稻子いなご）的發音。

### 織布 人一生之所需

什麼都可以用金錢換取的當代生活，很難想像織布在過去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藝，從出生到死亡，織品陪伴人類渡過每一天。賽德克族是擅長織布的族群，而困難的pniri織技，更是猶如傳說一般的瀕危祕技。



- 1 何珍襄開發的文創商品（圖／何珍襄）
- 2 萬大流域工藝聚落於2020年落成，一完工就做為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之「翻新II－臺灣苧麻纖維實驗暨商品研創工作坊」（以下簡稱「翻新II」）的上課地點。（圖／吳姿瑩）



### 編織道路 祖靈的引導

19歲的何珍襄在高中畢業後從臺北回到部落，因緣際會成為清流部落第一位博士曾瑞琳Temi-Nawi的助理，一同前往菲律賓進行南島語系的研究。在碧瑤市的半個月，何珍襄利用餘暇到紡織工廠的體驗工坊學習梭織，當時織了一塊有著臺灣圖形的布塊。這段經歷，隨著她早婚進入家庭後，也逐漸被淡忘。

再度接觸織布，是十多年以後在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的織布課程，由知名的工藝家Yuma Taru（黃

亞莉）任教，她不只傳授技藝，也講解原住民織布的歷史與發展脈絡。現在的何珍襄身負織布傳習的任務，和Yuma Taru一樣，將織布歷史視為傳藝過程中的必修知識。

第一次的編織學習對何珍襄來說是一段艱難的學習經驗，「線為什麼這麼難纏，我織到快哭了，織得很不好，失去信心。」在課堂上表現不佳，Yuma Taru告誡何珍襄：「妳這樣織得不好，就算妳是（班上唯一的）原住民，還是會把妳退訓，要認真點！」

「即使失去信心，但有挫折就要突破。」何珍襄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再度向Yuma Taru學習，課堂習作「天生好色—相機帶泰雅織紋創作」將具有身分認同與情感依靠的織紋，搭配清淡柔和的配色，獲得評審青睞，入選2012年「第11屆編織工藝獎—生活工藝類」。這個榮譽讓何珍襄內心澎湃不已，「我對織布有了新的態度。」編織的學習也步入下一個階段。

1  
2 | 3

- 1 「翻新II」學員於萬大流域工藝聚落採收苧麻，何珍襄期待跨部落、跨族群的合作。（圖／黃詠甄）  
2-3 何珍襄開發的文創商品（圖／何珍襄）



而讓何珍襄真正進入織布天地，是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，由老師簡玲亮、馮瓊珠（學生暱稱她們為「簡、馮老師」）指導的織布課程，也是何珍襄初次接觸傳統地機。同學之中許多已經是師傅等級的高手，但因為她沒有學習包袱和操作慣性，反而學得更到位、吸收得更飽滿，「我很慶幸，我是一個空杯子去學的。」

這次何珍襄很用心地學習梭織原理的構成知識，為未來的自學打下解讀與解構能力。上課的過程中，簡、馮老師播放各國纖維藝術的資料影片，開拓學員的視野，觸動靈感開發，也讓學員反思自身的創作與文化。

課程即將結束時，老師馮瓊珠問：「結訓之後，妳還會織布嗎？」坐在高機上的何珍襄猶豫一下說：「應該會吧！」

### 溯源如逆流拉絳

pniri，經挑織技，俗稱米粒，「pniri被稱作米粒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解釋。Mili是『挑』的動作，也是對於含有挑的動作之技法的通稱，只要是挑花，都叫做mili。而pniri是一個專有名詞，是針對性的，是指這樣的一塊布（紅黑相間，傳統是三塊紅色的pniri，用兩條黑色的織紋去作間隔）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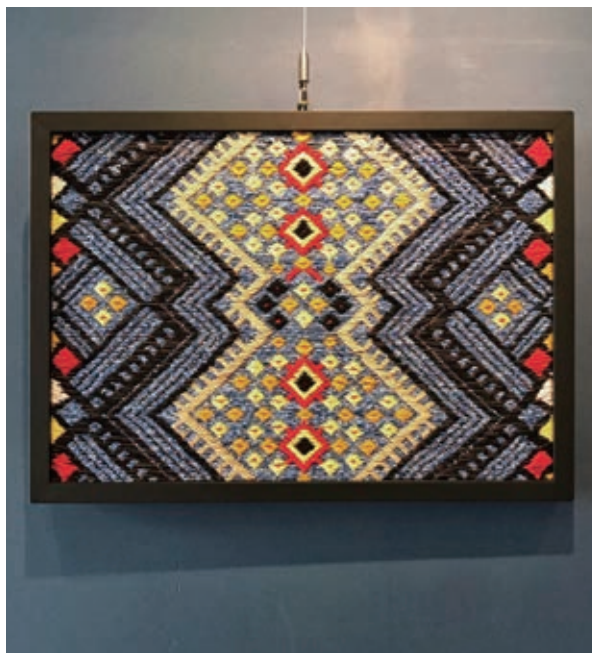
「挑的時候有很多訣竅和細節在裡面，尤其是使用地機操作，如果沒有耆老指點，很難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出來。」目前仍能施作pniri織技的賽德克人少於十人，且面臨嚴重的高齡化，傳統上織藝不外傳，使傳承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。何珍襄透過友人輾轉引薦，在春陽部落找到願意傳授技藝的耆老Bayi Aki（宋愛花）。雖然只有短短幾次的學習機會，但因為已有編織原理概念，才能快速學成。

1 | 2

- 1 pniri，紅黑相間的織紋，用於男人的披肩與女子禮服。（圖／何珍襄）
- 2 織布中的何珍襄，以占卜吉凶的靈鳥故事為題，「在經緯間呈現靈鳥群飛意象，其實只是對過往山林歲月的追想掠影...」。（圖／吳姿瑩）







- 1 何珍襄工作區整架子的植物染線材，她期望未來不僅是織女間相互合作，部落與部落也能合作苧麻線材的復育與加工，並結合泥染與植物染的工法，逐步建構傳統織布產業鏈的垂直體系。（圖／吳姿瑩）
- 2 何珍襄「2020梭話織品創作展」的作品〈圓滿：彩虹之橋〉（圖／何珍襄）

1  
2

pniri織技難在需要持續高度的專注力，何珍襄描述研究經挑技法的那段期間，「連夢境都罩染一層薯榔紅」。

#### 成為葛麗金·巴萊 創造超越上一代的藝術

賽德克族尊稱擅於編織的女子為Qrijil balay（葛麗金·巴萊），是聰明、能幹和勤勉的象徵，是何珍襄努力的方向。

她想做的，並非只是傳統的復刻，而是從傳統出發，利用自己的色彩強項，並透過織紋轉化和織技的交互運用，創作融合時尚與視覺美感的精緻作品，傳達當代原住民織者對生活美學的想像，帶著開闊胸襟，接收各種訊息靈感再融進傳統的圖紋裡，「文化是滾動的，以前的人不會說自己作的東西叫『傳統』，因為那是『生活』。」

「每一位織女都是一位藝術家，對於這些古老圖紋可以有自己的詮釋。這些圖紋不是公式，沒有標準答案。mili的圖紋像連環漫畫，是織女把自己的故事編織進去。」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而言，織紋如同經典，能再度被詮釋與擴充，有著與時俱進的開放能量，不是遠離當下的懷舊符號。

今年，在文化部「文化創意聚落計畫」的支持下，何珍襄在纖維創作上選擇從傳統出發，聚焦於圖紋轉化與應用，進行跨越文化邊界的探索，梭穿經緯如雲水之合，自出機杼，不被框架，不被定義。🌱